

《山中之门:吉恩·瓦伦汀诗选》:

“在一片光的树木中间”

□张高峰



《山中之门:吉恩·瓦伦汀诗选》,王家新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在这个北方之夜的午夜光线中,绿色嘴唇反射嘴唇,而我漂浮在其中,盐,呼吸,光,老鹰和鲑鱼和我……”(《乡愁》),诗人瓦伦汀内敛而简约的书写,以令人惊异的意象叠合,为我们呈现出人与自然的交融之境,开启了人与宇宙深层联结的精神视域。这位美国女诗人的创作,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汲取而又穿越了“自白派”“深度意象派”“新超现实主义”等诗歌群体的艺术经验,形成了独属于她的“极简主义”的美学风格,简约而又直抵人心。瓦伦汀曾在2004年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2009年获得华莱士·史蒂文斯奖,2008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过纽约桂冠诗人。而中国诗人、译者王家新与瓦伦汀的相遇,始于瓦伦汀和卡明斯基合译的《黑暗的接骨木树枝:茨维塔耶娃的诗》,精神的高度契合与共鸣,深深地激发着王家新对于这位异域女诗人诗作及其命运的探询,而瓦伦汀在灾难之年的溘然长逝,也促使他怀着沉甸甸的责任感与生命意愿从事翻译,“让她的生命、她的声音进入更多的生命”。

而是凝神于当下,将自我的生命融入其中。她满怀深沉的爱,通过个人的隐语世界,重新唤醒人们关于日常经验的诗意领悟。随着诗人晚期朝向“极简主义”的语言探索,她的诗歌日趋简约,同时并未丧失诗歌阔达的包容力,诗意在简驭繁的诗行中延伸和生长,告诉我们什么是心灵的词语度量。

像许多女诗人,瓦伦汀早期的诗往往是爱的述说,但又不仅是“自白”,而是进入到心灵与爱的对象和万物相交互的话语世界,“我们在海中相遇有多深,我的爱,我的孪生,我的连体心脏……”(《初恋》),而同时,在瓦伦汀的诗性隐喻当中,敏感的心灵也过早地感知到了存在与虚无的转换,“而他们就在那里,在漆黑的海洋海底,他们伸出手来,头发飘动:到处都是!把我们像水一样抱在他们烧焦的怀里”(《沮丧中的诗——给我的姐姐》),“现在我躺下凄凉地入睡/在地下洪水的声音中发冷”“当我的爱弯腰说话,它是一种语言。/我不知道:我回答却没有声音”(《醒时得自薇拉·凯瑟的诗句》)。可以说,关于爱的诉说,成为贯穿瓦伦汀诗歌的一条主线,犹如“水珠,明亮高大的光之项链”,而使得诗行的到来作为对话与聆听的所在。

如同策兰的“苦涩的成熟”一般,瓦伦汀在她的诗歌历程中,同样深受茨维塔耶娃、策兰等诗人影响,尤其是瓦伦汀后期诗集《真正生命的摇篮》以来的创作,仿佛承接了来自策兰诗作的一部分“苦涩”,她的诗歌面向的是“他者”的广阔生命维度,这其中自然包含着一种缺失的在场。王家新在译序《“真正的生命摇篮”》里便明确谈到,“这就是吉恩·瓦伦汀,一个最深刻感人意义上的挽歌诗人。而这不仅因为她经历过漫长岁月,对生命和友情满怀哀怜和珍惜,我想,这可能

是将世界进行类聚化编码,而是守护世界鲜润的质感,内部的神秘意味,揭示那些只能经由诗歌揭示的东西。”瓦伦汀的诗歌正是这样一些“闪光的谜语”。它们以一种陌异性唤醒我们更深层的感知力,往往兼有复义的角度与充满闪回的跳跃性,带着来自时光的光芒与内在精确的力量,而贯通它们的,是一股诗性的“草茎穿破石头”般的力度。王家新以倾心的创造性的翻译,极力追寻着瓦伦汀那语言精灵般的踪迹。在瓦伦汀的诗歌中,有一种语言形式的简化与内容强度的增厚间的微妙平衡,这也同样构成了翻译的难度。我们看到译者在语言的转换之中,竭尽全力逼近其所可承受的限度,如“什么标识点亮了时间的灯丝/破孤将诞生石塔接到墓碑上?”(《脱衣》),“狄金森的桌子/由铁制成。不/简说/由血肉”(《简·肯庸挽歌》)等。同样,为王家新所重视精确呈现的,是瓦伦汀诗作中的带有新超现实主义特征的意象叠加和压合,这些诗的怪异创造,释放出语言的潜能与隐喻性联结,如“在路上播种泪盐/——不是为了化冰,我们已有了沙子”(《漫长的爱尔兰夏日》),“为了饮下生命/从一只鞋子中”“门在黑暗中与你的名字较劲”(《一次在夜里》),这些极具语言强度的词语组合使用,打开了新的诗性视域,而使得诗歌的内在张力增强。如同翻译策兰等诗人,在此王家新坚持他的“异化翻译”,即保持原作在语言表达上的陌生感和异质性,不惜颇具创造性地刷新着汉语既有用法,他通过对这样一位美国女诗人的翻译,给我们又带来了一股新的陌生化活力。

反复阅读王家新的这部译诗集《山中之门:吉恩·瓦伦汀诗选》,我深感其寓意深永,其中一些诗作高度简练凝练,我相信它们有着持久的抗衡于时间的内在力量,“我一生都在游着听着/在日光世界边缘,像一只船边的小海豚”,这种“倾听”的精神向度,导向的是向“真正的生命”的敞开,是诗性存在的扩展。我们赞叹诗人神奇的想象力,“我们行走,在夜海里面/蜕下我们的皮——”(《夜海》),“我胸腔内的火花/在你的声音上跳动”(《木纹》)。这种朝向自然万物的谛听与触摸,有时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心灵祈愿,其间又隐现着悲悯的疼惜之感,我一次次读这首与诗选同题的短诗《山中之门》:

从未如此艰难地跑过山谷
从未吞咽过如此多的星辰

我扛着一只死鹿
绑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

鹿腿悬在我的面前
沉甸甸地,晃动着我的胸乳

人们不想
让我进入

山中之门
请让我进入
在王家新看来,《山中之门》深刻地体现出诗人“面向他者”的诗学意识,而呈现出一种深刻感人的生命情感体验。诗中所描述的,如同一场悲切的献祭,这无疑是诗人生命同情心的书写,蕴藉深远而简劲有力,诗人发出了急切的呼号与吁求,“从未如此艰难地跑过山谷/从未吞咽过如此多的星辰”,她的哀伤近乎透明,承受着艰难的星辰的光辉。说实话,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我还很少读到如此感人的诗篇。

在《诗歌》一诗中,瓦伦汀有着这样的关于诗歌本体的深切理解:“你,诗歌/盲目跟随的线/穿过浓密的绿到你的叶子/到你的茎梗/乳白色/无言的诗/世界的电流跟着你”。它带有语言的自足性,还有对于存在未知性的测度。诗人高度的语言省察意识与自觉,使得她的诗歌创作,经由个体生命经验而至广阔的“他者”存在,以一种更亲密的话语方式,拥有了丰盈的生命面向和诗性表现力。我们也理解了诗人王家新为什么会向我们倾心译介这位诗人,它出自一份高度的生命认同和诗学认同。我们经由他匠心独运的翻译,连向的是整体性的生命隐秘的洞察,抵达存在之思的广阔境地。那些犹如“光的明亮水滴”的诗作,经由译者之手的承接与传递,在汉语中依然如此新鲜和丰盈,并充满了灵性:

伸出它的树枝,金色发白的翅膀
守护我们的等待,
我们的希望

动态

拥抱卡尔维诺奇幻驰骋的想象

——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

2023年10月15日,是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纪念日,形式多元的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全面展开。近期,卡尔维诺作品中文版的出版方译林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卡尔维诺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活动分四场“圆桌论坛”,回顾了卡尔维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与传播历程,并以此致敬历代翻译家、出版人和一代又一代读者。

老一辈出版人章祖德和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在开场致辞中介绍道,对卡尔维诺作品的翻译始于上世纪中期,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文学界兴起的世界文学热潮,卡尔维诺进入文学爱好者的视野。但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则要等到新千年之际。

在吕同六先生的推荐下,译林出版社开始系统引进卡尔维诺作品,于1999年获得《我们的祖先》《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等重要作品的独家版权,并于2001年出版了由吕同六、张浩主编的“卡尔维诺文集”。这之后的20多年,译林社又陆续出版“卡尔维诺作品集”平装单行本,“卡尔维诺经典”精装典藏版,更具现代感的“卡尔维诺作品”套系,以及2023年全新的“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纪念版”;至今“译林版”的卡尔维诺作品已逾30种,小说、随笔、文论全面开花。可以说除了意大利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语言,有像中国这么丰富、系统、完整的卡尔维诺作品。

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历代译者孜孜不倦的耕耘,资深翻译家如吕同六教授、萧天佑教授、吴正仪教授、张密教授等,扛起了八九十年代意大利文学翻译的大旗,完成了卡尔维诺作品从转译到从意大利语直译的历史性转变。后辈青年翻译家们,接过了译介的火把,不断将卡尔维诺更丰富的作品呈现给热爱他的读者。论坛第一场“做卡尔维诺的摆渡人”,邀请了三代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家分享了翻译背后的故事和他们作品“第一手”的解读。

翻译《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日译《寒冬夜行人》)等作品的前辈意大利语翻译家萧天佑先生称,卡尔维诺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的多变性,源自于作家对事物无限丰富的感受。吴正仪教授介绍了1987年翻译《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经过。在她看来,读卡尔维诺作品可以解惑。因为卡氏预见性地看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并寻找到了精神上的解决之道。翻译了《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的张密教授



回忆了当年受命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和筚路蓝缕的艰辛,并比喻称,如今的翻译工作如果是高速公路,那么当年没有电脑和网络,只能依靠极有限的文字资料的翻译就如同越野;但当年那种原始的翻译工作模式,也磨练了他们那一代翻译家的功力。《疯狂的奥兰多》的译者赵文伟介绍说,“精准”是对卡尔维诺最精准的描述,他的用词总能让你在中文中找到唯一对应的词。翻译了《美洲豹阳光下》等作品的魏怡则从意大利罗马发视频称:卡尔维诺作品的轻盈,让我们得以摆脱沉重的日常。

卡尔维诺为世人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用“轻、快、精确、形象、繁复”定义了新世纪的文学图景,对现代小说艺术和文学先锋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都曾从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

在论坛第二场“如果在冬夜,一个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卡尔维诺作品译者文铮,意大利汉学家、意大利驻华使馆前参赞孟斐璇,作家、媒体人苗炜,作家飞氲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卡尔维诺的世界性和独特性。文铮介绍说,因为“寂寞的摆渡人”翻译家们的努力,卡尔维诺作品的中文版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最全的。孟斐璇则介绍说,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必读的作家,他对意大利人的影响从文学情调到思想品格,堪称作家中的典范。作家苗

炜现场朗读了《分成两半的子爵》片段,称卡尔维诺的“轻盈”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文学传统息息相通,或许也因此,卡氏更多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飞氲则分享道,卡尔维诺跟同时代的作家都经历过二战,他却选择了用童话式的笔法去洗练现实的残酷和沉重,这或许是他自己的救赎之道,也因此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别样的轻盈。

译林出版社与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合和工作室联合发起的卡尔维诺主题视觉作品征集大赛颁奖仪式同期举行。二十年来主持多版本卡尔维诺作品装帧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蒋艳点评了获奖作品,并介绍了自己的设计理念,她表示,尽管人们公认卡尔维诺的作品写的是幻想,但对自己来说,那就是艺术的现实。她也在不懈追求一种和时代、和读者一起面向未来,不断蜕变的设计。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宣布译林社将参与全球“伊塔洛·卡尔维诺宇宙”的纪念展览,带着中国“卡迷”的艺术作品加入到全球卡尔维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本次活动还发布了全新的图文传记《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首度披露了作家大量的珍贵图片资料。活动全程由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主持,并通过译林出版社等多个平台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直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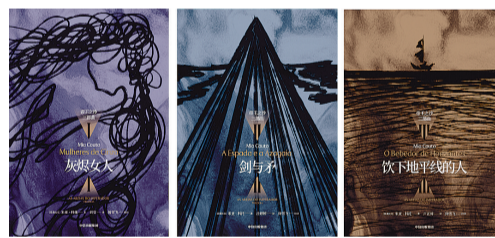
(刘玄)

书讯

米亚·科托“帝王之沙三部曲”出版

米亚·科托(Mia Couto),莫桑比克著名作家,是当今葡语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非洲作家。1970年代莫桑比克要脱离里斯本统治的时候,他离开校园加入保护祖国的行列,而后开启了一段记者生涯。19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生态保护和写作,保存家乡和记忆。

如今,科托无疑是非洲葡语作家的中坚力量,他的十余部小说已有超过30种语言的译本,2013年获葡语文学最高奖卡蒙斯文学奖,与萨拉马戈亨同等殊荣;2014年击败村上春树,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15年凭《耶稣撒冷》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2017年,《母猪的忏悔》入选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以上两本和《梦游之地》的中译本都已由中信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它们均设定在1977年开始的莫桑比克内战和之后的时间里。而在本次出版的“帝王之沙三部曲——《灰烬女人》《剑与矛》《饮下地平线的人》”中,科托将目光转向历史更深处的20世纪前夜,彼时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活动已有近400年时间,在这片由殖民活动划定的土地上住着不同部族的居民,有的村落接受葡萄牙的管辖,有的地方仍在本土部族的军事力量控制下。葡萄牙人



“帝王之沙三部曲”,[莫桑比克]米亚·科托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0月

除了持续征服本土部族,也以此和同在欧洲殖民的欧洲国家角力。而在葡萄牙本土,君主与共和的冲突涌动,影响着非洲的命运。现代莫桑比克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中诞生,科托据此写的小说可以说是一部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诗,探究了莫桑比克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

民族记忆、时间和语言是米亚·科托一贯的写作主题。无论是围绕内战的创伤、人与环境的冲突还是百年前的国家历史,科托一直关注普通人的处境和命运,致力于创造理解。《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科托的人生交织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他为莫桑比克默默无闻的人们立传:女性、农民,甚至逝者。”(文耀)



苹果文壇

SHIJI WENTAN

美国当代艺术家乔·鲍勒绘画作品